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八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二三九卷(一)自卷廿一至一百卅三

宋 袁樞撰
明 張溥論正

九朝紀事

〇八八〇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宋 明 建 太

倉 安

張 袁

溥 樞

論 編

正 輯

趙充國破羌

義渠安國
秦充安國
願渡湟水
趙充國劾
其不敬
充國論先
零與諸羌
解仇合約
疑匈奴遣
使與結宜
為之備
論狼何與
匈奴有約
宜遣使救
視諸羌毋
令解仇
義渠安國
斬擊諸豪
種人楊玉
等怨叛安
國敗還
充國任擊
四羌
趙充國請
馳至金城

漢宣帝元康四年。詔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誼。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豐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郵義激惶。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千疋。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隣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却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羌至浩疊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諭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遠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湟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隘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隘中兵豈得人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曰。響軍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

圖上方略
充國擊虜
不貪小利
充國以遠
斥候為務
罕并豪靡
當兒使弟
離庫來告
先零反充
國遣之歸
告種豪
卒武賢請
擊罕并充
國議不可

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請今欲壹關而死，可得和。罕并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離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并及奴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非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完，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奴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并，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負罕并之助，不先破罕并，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驍騎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書嘉納其冊。以書教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并，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罕豪離庫宣天子至德，罕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并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失擊罕并，釋有罪誅新章，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并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忌。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并，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并，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於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充國欲罷
騎兵屯田
以待羌敵
千印使客
諫之不聽

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升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早行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令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卓重欲渡湟水。道既險。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疆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今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家國。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射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羅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銀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根。在水次而順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賊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

充國條留
田便宜十
二事

充國振振

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八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瘵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邦。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焉敢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亦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今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兵出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疆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疆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

而還
告星賜
充國歸功
於二將軍
美若雲等
斬獲非少
玉而與弟
潔等降漢
四府舉
湯為美
校尉充國
言不可用
後如其言

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黃叛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美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疆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幸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美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前輩黃叛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美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幸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日弭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美人美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外將印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張溥曰西羌研種者美無弋爰劍之後也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美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障塞亭燧出長城數外千里時先零美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塞遂圍枹罕漢遣李息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空地稍徙人以實之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說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叙西羌若此是宣帝之世美亂於義渠安國治於趙充國也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楊雄為頌比之方虎顧其所制羌者未嘗窮武思盡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敵而已先零欲反罕开豪靡當兒先使雕庫來告充國即縱歸使告種豪招以威德當時破羌強弩兩將並出天子璽書責讓道路咸欲鳴劍鮮衣揚旌太白充國獨持重無應廟堂報可振旅成功蓋群臣所欲擊者罕开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群臣擊罕开以騎兵而充國敵先零以留田卒也先零破而罕开順屯田成而騎兵罷營罕开守節免方賓服偉乎老臣之獨

斷明主之善聽也。充國遣還靡忘護軍以下皆爭。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將奏屯田子印懼，使客諫。充國數曰：何言之不忠？吾固以死守之，既條便宜，又云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老臣款款，但期濟事利國，不肯苟從詔書。乃知衛青霍去病謹奉帝命，馳驅萬里，猶妾婦之順，非充國所謂忠也。義梁安國驅羌使合，而楊玉等叛，趙充國散羌使離，而楊玉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得也。辛武賢等請置先零擊罕，其尚循安國之失而不悟乎？然安國縱羌啟亂，不聞顯誅。趙印從父擊羌有功，反以洩張安世語，下吏自投，宣帝亦失刑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殫，罷牧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姑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緡渠閼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鞬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得生，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見蘇武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

入寇漢先聞其計預為備遂大破之
屬國義渠王計殺犂汗王而匈奴不敢入
張掖近充國言匈奴攻烏桓不必邀擊

帝從烏之請使廣明

田順詐增曲糴田廣明追還不進皆下吏自授公孫

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犂汗王琁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單于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犂汗王四十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畧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畧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餘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國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類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出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

益壽以強
諫權為侍
御史常惠
以奉使克
難封長羅
侯
令下烏桓
烏孫分等
匈奴

虛閭權渠
單于黠顯
渠閼氏其
父左大且
渠怨望心
害和親之
事

車師王烏
資與匈奴
通期吉司
馬意等之
乃降

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國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裁。權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十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壹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黠前單于所幸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得捕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零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怨。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馬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焉耆。孫者是歲侍即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意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兵於文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三人而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通輕騎奔焉耆。吉即迎其妻子傳至日本。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使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

鄭吉請益渠田卒趙充國等議匈奴提相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十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表食草菜之實恐常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吳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黠繇渠闕氏顯渠闕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顯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狁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閭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

漢書都護
自鄭吉始

漢書議奉
匈奴之亂
威之蕭望
之獨以為
宜遣使乎
問

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僅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骨堂為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禪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與韃王留庭與韃貴人共立故與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具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骨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禪兄右與韃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與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並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軍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闐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勾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

漢以邊塞
亡寇滅成
卒什二
郅支殺閼
振敗呼韓
邪遂都單
于庭
左伊秩訾
排諸大臣
之議請呼
韓邪入朝
事漢
呼韓邪來
朝丞相御
史議禮儀

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和帝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闕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寇咸成卒什二夏四月匈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並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

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

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

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漢則危亡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久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

宜加諸侯
王獨蕭望
之以為宜
待以不臣
之禮帝從
之

呼韓邪入
朝而烏孫
以西至安
息諸國咸
尊漢
帝圖十一
必於麒麟
閣

卸支殺伊
利日單于

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
也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
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二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玉貝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祭戰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
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客即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
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
以戎狄賓服思服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
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到支兩單于俱遣使朝款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到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
欲攻定右地又屠者單于小弟本待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到支合
戰到支殺之並其兵五萬餘人到支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
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到支到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呼揭堅
昆丁今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到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郵支辱漢使者困求侍子貢禹匡衡議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谷吉獨請送至庭為郵支所殺

康居王迎郵支其擊烏孫

呼韓邪北歸庭其國遂定

陳湯與甘延壽矯制共斬郵支

五年匈奴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郵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然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逃遁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郵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速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素服屬之今郵支單于困厄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郵支郵支素惡又怨烏孫聞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郵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郵支郵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王甚尊敬郵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郵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掠人民毆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居者五十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郵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尉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支單于於虛居始郵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諸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郵支因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難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戈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豈子欲沮眾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